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前漢書卷九十九下



詳校官內閣侍讀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三千八百三十

史部

前漢書卷九十九下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王莽傳第六十九下

四年五月莽曰保成師友祭酒唐林故諫議祭酒琅邪

紀逡

師古曰逡音千旬反字或從彳其音同耳

孝弟忠恕敬上愛下博通舊

聞德行醇備至於黃髮靡有愆失

師古曰黃髮老稱謂白髮盡落更生黃者

其封林為建德侯。遂為封德侯。位皆特進。見禮如三公。

師古曰朝見之禮

賜第一區錢三百萬。授几杖。馬六月更授諸

侯。茅土於明堂曰。予制作地理。建封五等。考之經。孰合

之傳記。通於義理。

○宋祁曰考之合之下各當添於字通字下當添之字

論之思

之。至於再三。自始建國之元以來九年于茲。廼今定矣。

予親設文石之平陳菁茅四色之土。

師古曰尚書禹貢苞匭菁茅。儒者以

為菁菜名也。茅三春茅也。而莽此言以菁茅為一物。則是謂菁茅為菁茅也。土有五色。而此云四者。中央之土

不以封也

菁音精

欽告于岱宗泰社后土。先祖妣以班授之。

師古曰欽敬也班布也

各就厥國養牧民人用成功業其在緣邊

若江南非詔所召遣侍于帝城者納言掌貨大夫且調

都內故錢予其祿

師古曰調謂發取之音徒鈞反次下亦同

公歲八十萬侯

伯四十萬子男二十萬然復不能盡得莽好空言慕古

法多封爵人性實遴

師古曰遴音讀與吝同

託以地理未定故且

先賦茅土用慰喜封者是歲復明六筦之令每一筦下

為設科條防禁犯者罪至死吏民抵罪者寢衆又一切

調上公以下諸有奴婢者率一口出錢三千六百天下

愈愁盜賊起

○宋祁曰起上當有興字

納言馮常以六筦諫莽大怒

免常官置執法左右刺姦選用能吏侯霸等分督六尉

六隊

師古曰督察也隊音遂

如漢刺史與三公士郡一人從事臨

淮瓜田儀等為盜賊依阻會稽長州

服虔曰姓瓜田名儀師古曰長州即

枚乘所云長州之苑

琅邪女子呂母亦起初呂母子為縣吏為宰

所寃殺

師古曰宰縣令

母散家財以酤酒買兵弩

師古曰酤音姑

陰厚

貧窮少年得百餘人遂攻海曲縣殺其宰以祭子墓引

兵入海其衆浸多後皆萬數莽遣使者即赦盜賊還言

盜賊解輒復合問其故皆曰愁法禁煩苛不得舉手力

作所得不足以給貢稅閉門自守又坐鄰伍鑄錢挾銅

姦吏因以愁民民窮悉起為盜賊莽大怒免之其或順

指言民驕黠當誅及言時運適然且減不久莽說輒遷

之師古曰說讀曰悅是歲八月莽親之南郊鑄作威斗威斗者

以五石銅為之李奇曰以五色藥石及銅為之蘇林曰以五色銅鑛冶之師古曰李說是也若

今作鋤若北斗長二尺五寸欲以厭勝衆兵師古曰厭音一藥反

既成令司命負之莽出在前入在御旁鑄斗日大寒百

官人馬有凍死者五年正月朔北軍南門災以大司馬

司允費興為荊州牧見問到部方畧興對曰荆揚之民

率依阻山澤以漁采為業

師古曰漁謂捕魚也采謂采取蔬果之屬

間者國

張六筦稅山澤妨奪民之利連年久旱百姓饑窮故為

盜賊興到部欲令明曉告盜賊歸田里假貸犁牛種食

師古曰貸音土戴反

闊其租賦

師古曰闊寬也

幾可以解釋安集

師古曰幾讀曰

冀莽怒免興官天下吏以不得奉祿並為姦利郡尹縣

宰家累千金莽下詔曰詳考始建國二年胡虜猾夏以



來諸軍吏及緣邊吏大夫以上爲姦利增產致富者收

其家所有財產五分之四以助邊急公府士馳傳天下

考覆貪饕

師古曰傳音張戀反饕音吐高反

開吏告其將奴婢告其主

幾以禁姦

師古曰幾讀曰冀

姦愈甚皇孫功崇公宗坐自畫容

貌被服天子衣冠刻印三一曰維社冠存已夏處南山

臧薄冰

文穎曰社福祚也冠存已欲襲代也應劭曰二夏處南山就陰涼也臧薄冰亦以除暑也

曰肅聖寶繼

應劭曰莽自謂承聖舜後能肅敬得天寶龜以立宗欲繼其緒

三曰德封

昌圖

蘇林曰宗自言以德見封當遂昌熾受天下圖籍

又宗舅呂寬家前徙合

浦私與宗通發覺按驗宗自殺莽曰宗屬為皇孫爵為

上公知寬等叛逆族類而與交通刻銅印三文意甚害

不知厭足窺欲非望春秋之義君親毋將將而誅焉師古

曰春秋公羊傳之辭也以公子牙將為弑逆而誅之故云然也親謂父母也迷惑失道自取

此辜烏呼哀哉宗本名會宗以制作去二名今復名會

宗貶厥爵改厥號賜諡為功崇繆伯以諸侯之禮葬于

故同穀城郡師古曰同者宗所封一同之地宗姊妨為衛將軍王興夫

人祝詛姑殺婢以絕口事發覺莽使中常侍薨惲責問

妨

師古曰釐音帶又音徒蓋反

并以責興皆自殺事連及司命孔仁

妻亦自殺仁見莽免冠謝莽使尚書劾仁乘乾車駕坤

馬左蒼龍右白虎前朱鳥

宋祁曰鳥當作雀

後玄武右杖威節

左負威斗號曰赤星非以驕仁廼以尊新室之威命也

仁擅免天文冠大不敬有詔勿劾更易新冠其好怪如

此

師古曰言莽性好為鬼神怪異之事

以直道侯王涉為衛將軍涉者曲

陽侯根子也根成帝世為大司馬薦莽自代莽恩之師古

曰懷其舊思也

以為曲陽非令稱

師古曰令善也曲陽之名非善稱也

乃追諡根

曰直道讓公涉嗣其爵是歲赤眉力子都樊崇等

○劉攽曰

力當作刀以饑饉相聚起於琅邪轉鈔掠衆皆萬數遣使者

發郡國兵擊之不能克六年春莽見盜賊多乃令太史

推三萬六千歲歷紀六歲一改元布天下下書曰紫閣

圖曰太一黃帝皆僊上天

師古曰僊古仙字上升也

張樂崑崙度山

之上後世聖主得瑞者當張樂秦終南山之上

服虔云長安南

山詩所謂終南故秦地故言秦也

予之不敏奉行未明乃今諭矣復以

寧始將軍為更始將軍以順符命易不云乎日新之謂

盛德生生之謂易

李奇曰易道生諸當生者也師古曰下繫之辭體化合變故曰日新

其饗哉欲以誑耀百姓銷解盜賊衆皆笑之

宋祁曰笑當作咲

初獻新樂於明堂太廟羣臣始冠麟韋之弁

李奇曰鹿皮冠或

聞其樂聲曰清厲而哀非興國之聲也是時關東饑旱

數年力子都等黨衆寔多

師古曰寔漸也

更始將軍廉丹擊益

州不能克徵還更遣復位後大司馬護軍郭興庸部牧

李暉擊蠻夷若豆等太傅羲叔士孫喜清潔江湖之盜

賊而匈奴寇邊甚莽乃大募天下丁男及死罪囚吏民

奴名曰豬突豨勇以為銳卒一切稅天下吏民訾三十

取一縑帛皆輸長安令公卿以下至郡縣黃綬皆保養

軍馬

師古曰保者言不許其有死失

多少各以秩為差又博募有奇技

術可以攻匈奴者將待以不次之位言便宜者以萬數

或言能度水不用舟楫

師古曰楫所以刺舟也音集其字從木

連馬接騎

濟百萬師或言不持斗糧服食藥物三軍不饑或言能

飛一日千里可窺匈奴莽輒試之取大鳥翮為兩翼

師古

曰翮本曰翮音胡隔反

頭與身皆著毛通引環紐飛數百步墮莽

知其不可用苟欲獲其名皆拜為理軍賜以車馬待發

初匈奴右骨都侯須卜當其妻王昭君女也嘗內附莽

遣昭君兄子和親侯王歛誘呼當至塞下脅將詣長安

強立以為須卜善于後安公

師古曰善于者匈奴之號也後安公者中國之爵兩

加之始欲誘迎當大司馬嚴尤諫曰當在匈奴右部兵不

侵邊單于動靜輒語中國此方面之大助也于今迎當

置長安豪街一胡人耳

師古曰豪街蠻夷館所在也解在陳湯傳豪音工早反

不

如在匈奴有益莽不聽既得當欲遣尤與廉丹擊匈奴

皆賜姓徵氏號二徵將軍當誅單于興而立當代之師古

曰興者時見為單于之名

出車城西橫廐未發尤素有智畧非莽攻

伐四夷數諫不從著古名將樂毅白起不用之意及言

邊事凡三篇奏以風諫莽

師古曰風讀曰諷

及當出廷議尤固

言匈奴可且以為後先憂山東盜賊莽大怒乃策尤曰

視事四年蠻夷猾夏不能遏絕寇賊姦宄不能殄滅不

畏天威不用詔命兒恨自臧持必不移

師古曰兒恨言其

恨戾見於容貌也臧善也自以懷執異心非沮軍議師古



曰沮壞也  
音材汝反

未忍致于理其上大司馬武建伯印鞞

師古曰鞞

者印組

歸故郡以降符伯董忠為大司馬翼平連率田況

奏郡縣訾民不實

師古曰舉百姓貲財不以實數

莽復三十稅一以況

忠言憂國進爵為伯賜錢二百萬衆庶皆詈之

○宋祁曰詈當

作青徐民多弃鄉里流亡老弱死道路壯者入賊中風

夜連率韓博上言有奇士長丈大十圍來至臣府曰欲

奮擊胡虜自謂巨毋霸出於蓬萊東南五城西北昭如

海瀕

師古曰昭如海名也瀕涯也音頻又音賓

軺車不能載三馬不能勝即

日以大車四馬建虎旗載霸詣闕霸卧則枕鼓以鐵著

食

○宋祁曰南本云卧則枕數尺鐵非是

此皇天所以輔新室也願陛下

作大甲高車賁育之衣遣大將一人與虎賁百人迎之

於道京師門戶不容者開高大之以視百蠻

師古曰視讀曰示

鎮安天下博意欲以風莽

晉灼曰諷言毋得篡盜而霸

莽聞惡之留

霸在所新豐

師古曰在所其見到之處

更其姓曰巨毋氏謂因文

母太后而霸王符也

師古曰莽字巨君若言文母出此人使我致霸王

徵博下

獄以非所宜言弃市明年改元曰地皇從三萬六千歲

歷號也地皇元年正月乙未赦天下下書曰方出軍行

師敢有趨謹犯法者輒論斬毋須時

師古曰趨謹謂趨走而謹謹也須待

也盡歲止

師古曰至此歲盡而止

於是春夏斬人都市百姓震懼

道路以目二月壬申日正黑莽惡之下書曰廼者日中

見昧陰薄陽黑氣為變

○宋初曰蕭該音義曰昧字林云日旁作未言昧爽旦明也日

闇昧云昧升勺後星也音芒太反予案易曰日中見昧非音昧也當音芒太反

百姓莫不驚怪

兆域大將軍王匡

○劉奉世曰兆域二字無理當是北城字衍大字前有南城將軍此王匡

又別一遣吏考問上變事者欲蔽上之明是以適見于王匡也

天

師古曰適音謫謫責也音徒尼反見音胡電反

以正于理塞大異焉莽見四

方盜賊多復欲厭之

師古曰厭音一葉反

又下書曰予之皇初祖

考黃帝定天下將兵為上將軍建華蓋立斗獻

師古曰獻音義

謂斗魁及杓末如勺之形也

內設大將外置大司馬五人大將軍二

十五人偏將軍百二十五人裨將軍千二百五十人校

尉萬二千五百人司馬三萬七千五百人侯十一萬二

千五百人當百二十二萬五千人

晉灼曰當亦官名也師古曰當百官名百

非其士吏四十五萬人士千三百五十萬人

晉灼曰自五大司馬

至此皆以五乘之也師古曰晉說非  
也從上計之或五或十或兩或三  
應協於易弧矢之

利以威天下

師古曰易下繫辭曰弦木為弧剡木為矢  
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言所立將率以合此

意木弓

予受符命之文稽前人將條備焉

師古曰稽考也考法於前

也人於是置前後左右中大司馬之位賜諸州牧號為大

將軍郡卒正連帥大尹為偏將軍屬令長裨將軍

○宋初曰

卒字當作率

縣宰為校尉乘傳使者經歷郡國日且十輩

師古

曰傳音張戀反次下亦同

倉無見穀

師古曰見謂現在也

以給傳車馬不能足

賦取道中車馬

師古曰於道中行者即執取之以充事也○劉攽曰以給當屬上句取辦

於民七月大風毀王路堂復下書曰乃壬午晡時有烈

風雷雨發屋折木之變

師古曰烈風暴烈之風

予甚弁焉予甚栗

焉予甚恐焉

師古曰弁疾也一曰弁撫手也言驚懼也

伏念一旬迷廼解矣

師古曰先言烈風雷雨後言迷廼解矣蓋取舜納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以為言也

昔符命文立

安為新遷王

服虔曰安莽第三子也遷音仙莽改汝南新蔡曰新遷師古曰遷猶僂耳不勞假借

音

臨國雒陽為統義陽王是時予在攝假謙不敢當而

以為公其後金匱文至議者皆曰臨國雒陽為統謂據

土中為新室統也宜為皇太子自此後臨久病雖瘳不

平朝見挈茵輿行

服虔曰有疾以執茵輿之行也晉灼曰漢儀注皇后嬖好乘輦餘者以茵

四人舉以行豈今之板輿而鋪茵乎師古曰晉說非也此直謂坐茵褥之上而令四人對舉茵之四角輿而行

何謂板輿乎

見王路堂者張於西廂及後閣更衣中

李奇曰張帳也

晉灼曰更衣中謂朝賀易衣服處室屋名也

又以皇后被疾臨且去本就舍

妃妾在東永巷

師古曰言臨侍疾故去其本所居而來就此止息是以妃妾在東永巷也

壬

午烈風毀王路西廂及後閣更衣中室昭寧堂池東南

榆樹大十圍東僵擊東閣閣即東永巷之西垣也皆破

折瓦壤發屋拔木予甚驚焉又候官奏月犯心前星厥

有占予甚憂之伏念紫閣圖文太一黃帝皆得瑞以僊

後世褒主當登終南山

李奇曰褒主大主也

所謂新遷王者乃太

一新遷之後也

服虔曰太一黃帝欲令安追繼其後也

統義陽王乃用五

統以禮義登陽上遷之後也臨有兄而稱太子名不正

宣尼公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至於刑罰不中民無錯手

足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對子路之言錯安置也音千故反莽追謚孔子為褒成宣尼公

惟即位以

來陰陽未和風雨不時數遇枯旱蝗螟為災穀稼鮮耗

百姓苦饑

師古曰鮮少也耗虛也鮮音先踐反耗音火到反

蠻夷猾夏寇賊姦



宄人民正營無所錯手足

師古曰正營惶恐不安之意也正音征

深惟厥

咎在名不正焉其立安為新遷王臨為統義陽王幾以

保全二子

師古曰幾讀曰冀

子孫千億外攘四夷內安中國焉

是月杜陵便殿乘輿虎文衣廢臧在室匣中者

師古曰匣匱也

音狎出自樹立外堂上

師古曰樹豎也

良久乃委地吏卒見者以

聞莽惡之下書曰寶黃廝赤

服虔曰以黃為寶自用其行氣也廝赤廝役賤者皆

衣赤賤漢行也

其令郎從官皆衣絳望氣為數者多言有土功

象莽又見四方盜賊多欲視為自安能建萬世之基者

師古曰  
視音示

乃下書曰予受命遭陽九之厄百六之會府帑

空虛百姓匱乏宗廟未修且祫祭於明堂太廟夙夜永

念非敢寧息深惟吉昌莫良於今年予乃卜波水之北

郎池之南惟玉食

劉德曰長安南也晉灼曰黃圖波郎二水名也在甘泉苑中師古曰晉說

非也黃圖有西波池郎池皆在石城南上林中予又卜玉食謂龜為玉兆之文而墨食也波音彼皮反

金水之南明堂之西亦惟玉食予將親築焉於是遂營

長安城南

師古曰蓋所謂金水之南明堂之西

提封百頃九月甲申莽立

載行視

師古曰立載謂立而乘車也行音下更反

親舉築三下司徒王尋大

司空王邑持節及侍中常侍執法杜林等數十人將作

師古曰將領

築作之人 崔發張邯說莽曰德盛者文縟

師古曰文禮文也縟

繁也音辱

宜崇其制度宣視海內

師古曰視讀曰示

且令萬世之後

無以復加也莽乃博徵天下工匠諸圖畫以望法度算

及吏民以義入錢穀助作者駱驛道路

師古曰駱驛言不絕

壞徹

城西苑中建章承光包陽大臺儲元宮及平樂當路陽

祿館凡十餘所

師古曰自建章以下至陽祿皆上林苑中館。劉攽曰建章與宮同名疑當是

字取其材瓦以起九廟是月大雨六十餘日令民入米

六百斛為郎其郎吏增秩賜爵至附城九廟一曰黃帝

太初祖廟二曰帝虞始祖昭廟三曰陳胡王統祖穆廟

四曰齊敬王世祖昭廟五曰濟北愍王王祖穆廟凡五

廟不墮云

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

六曰濟南伯王尊禰昭廟七曰

元城孺王尊禰穆廟八曰陽平頃王戚禰昭廟九曰新

都顯王戚禰穆廟殿皆重屋太初祖廟東西南北各四

十丈高十七丈餘廟半之為銅薄櫨

師古曰薄櫨柱上枅即今所謂楷也

櫨音盧

飾以金銀珣文

師古曰珣字與彫同

窮極百工之巧帶高增

下

師古曰本因高地而建立之其旁下者更增築○宋祁曰帶當作本

功費數百鉅萬卒

徒死者萬數鉅鹿男子馬適求等謀舉燕趙兵以誅莽

師古曰馬適姓也求名也

大司空士王丹發覺以聞莽遣三公大夫

逮治黨與

師古曰逮逮捕之也已解於上

連及郡國豪傑數千人皆誅

死封丹為輔國侯自莽為不順時令百姓怨恨莽猶安之又下書曰惟設此壹切之法以來常安六鄉巨邑之

都枹鼓稀鳴盜賊衰少

師古曰巨大也枹所以擊鼓者也音孚其字從木

百姓

安土歲以有年此乃立權之力也今胡虜未滅誅蠻焚

未絕焚江湖海澤麻沸盜賊未盡破殄

師古曰麻沸言如亂麻而沸涌

又興奉宗廟社稷之大作民衆動搖今復壹切行此令

盡二年止之以全元元救愚姦是歲罷大小錢更行貨

布長二寸五分廣一寸直貨錢二十五貨錢徑一寸重

五銖枚直一兩品竝行敢盜鑄錢及偏行布貨伍人知

不發舉皆沒入為官奴婢

師古曰伍人同伍之人若今伍保者也○宋祁曰淳化本

景本入字下有官字

太傅平晏死以予虞唐尊為太傅尊曰國虛

民貧咎在奢泰乃身短衣小裋乘牝馬柴車

師古曰柴車即棧車

藉橐瓦器

師古曰藉橐去蒲蒻也瓦器以瓦為食器

又以歷遺公卿

師古曰以瓦器

盛食遺公卿也

出見男女不異路者尊自下車以象刑赭幡汙

染其衣

師古曰赭幡以赭汁漬巾幡

莽聞而說之

師古曰說讀曰悅

下詔申

敕公卿思與厥齊

師古曰令與尊同此操行也論語稱孔子曰見賢思齊故莽云然

封

尊為平化侯是時南郡張霸江夏羊牧王匡等起雲杜

綠林號曰下江兵

晉灼曰本起江夏雲杜縣後分西

上入南郡屯藍田故號下江兵也衆

皆萬餘人武功中水鄉民三舍墊為池

師古曰墊陷也音丁念反二

年正月以州牧位三公刺舉怠解

師古曰解讀曰懈

更置牧監

副秩元士冠法冠行事如漢刺史是月莽妻死謚曰孝

睦皇后葬渭陵長壽園西令永侍文母名陵曰億年初

莽妻以莽數殺其子涕泣失明莽令太子臨居中養焉

莽妻旁侍者原碧莽幸之後臨亦通焉恐事泄謀共殺

莽臨妻愔國師公女

師古曰愔音一尋反

能為星語臨宮中且有

白衣會臨喜以為所謀且成後貶為統義陽王出在外

第愈憂恐會莽妻病困臨予書曰上於子孫至嚴前長

孫中孫年俱三十而死

師古曰中讀曰仲

今臣臨復適三十誠



恐一旦不保中室則不知死命所在

李奇曰中室臨之母也晉灼曰長樂

宮中殿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中室室中也臨自言欲於室中自保全不可得耳

莽候妻疾見

其書大怒疑臨有惡意不令得會喪既葬收原碧等考

問具服姦謀殺狀莽欲秘之使殺案事使者司命從事

埋獄中家不知所在賜臨藥臨不肯飲自刺死使侍中

票騎將軍同說侯林賜魂衣璽韞

師古曰說讀曰悅

策書曰符

命文立臨為統義陽王此言新室即位三萬六千歲後為臨之後者乃當龍陽而起前過聽議者以臨為太子

有烈風之變輒順符命立為統義陽王在此之前自此  
之後不作信順弗蒙厥佑天年隕命嗚呼哀哉迹行賜  
諡諡曰繆王又詔國師公臨本不知星事從愔起愔亦  
自殺是月新遷王安病死初莽為侯就國時幸侍者增  
秩懷能開明懷能生男興增秩生男匡女畢開明生女  
捷皆留新都國以其不明故也

師古曰言侍者或與外人私通所生子女不可

分明也

及安疾甚莽自病無子為安作奏使上言興等母

雖微賤屬猶皇子不可以棄章視羣公

師古曰視讀曰示以所上之章

偏示之

皆曰安友于兄弟

師古曰友愛也善兄弟曰友

宜及春夏加封

爵於是以王車遣使者迎興等封興為功修公匡為功建公畢為睦修任掇為睦逮任孫公明公壽病死旬月四喪焉莽壞漢孝武孝昭廟分葬子孫其中魏成大尹李焉與卜者王況謀況謂焉曰新室即位以來民田奴婢不得賣買數改錢貨徵發煩數軍旅騷動四夷竝侵百姓怨恨盜賊竝起漢家當復興君姓李李音徵徵火也

師古曰徵音竹里反

當為漢輔因為焉作讖書言文帝發忿居

地下趣軍北告匈奴南告越人

師古曰趣讀曰促

江中劉信執

敵報怨復續古先四年當發軍江湖有盜自稱樊王姓

為劉氏萬人成行

師古曰行音胡郎反

不受赦令欲動秦雒陽十

一年當相攻太白揚光歲星入東井其號當行

師古曰號謂號

也又言莽大臣吉凶各有日期會合十餘萬言焉令吏

寫其書吏亡告之莽遣使者即捕焉獄治皆死三輔盜

賊麻起

師古曰言起者如亂麻也

乃置捕盜都尉官令執法謁者追

擊長安中建鳴鼓攻賊幡而使後遣太師義仲

景尚更始將軍護軍王黨將兵擊青徐國師和仲曹放

助郭興擊句町轉天下穀幣詣西河五原朔方漁陽每

一郡以百萬數欲以擊匈奴秋隕霜殺菽關東大饑蝗

民犯鑄錢伍人相坐沒入為官奴婢其男子檻車兒女

子步以鐵鎖琅當其頸傳詣鍾官以十萬數

師古曰琅當長鑠也

鍾官主鑄錢之官也

到者易其夫婦

師古曰改相配匹不依其舊也

愁苦死者什

六七孫熹景尚曹放等擊賊不能克軍師放縱百姓重

困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

莽以王況識言荆楚當興李氏為輔欲厭

之

師古曰厭音一葉反

廼拜侍中掌牧大夫李棻為大將軍揚州

牧賜名聖

師古曰改其舊名以聖代識琴音所林反

使將兵奮擊上谷儲夏

自請願說瓜田儀

服虔曰儲夏人姓也。劉奉世曰注脫一名字。

莽以為中郎

使出儀

師古曰說之令自出

儀文降未出而死

師古曰上文書言降而身未出

莽

求其尸葬之為起冢祠室諡曰瓜寧殤男幾以招來其

餘

師古曰幾讀曰冀

然無肯降者閏月丙辰大赦天下天下大

服民私服在詔書前亦釋除

張晏曰莽妻本以此歲死天下大服也私服自喪其

親皆除之郎陽成脩獻符命言繼立民母又曰黃帝以百二

十女致神僊莽於是遣中散大夫謁者各四十五人分

行天下

師古曰行音下更反

博采鄉里所高有淑女者上名莽夢

長樂宮銅人五枚起立莽惡之念銅人銘有皇帝初兼

天下之文即使尚方工鑄滅所夢銅人膺文

師古曰鑄鑿也音子

全反又感漢高廟神靈

師古曰謂夢見譴責

遣虎賁武士入高廟拔

劍四面提擊

師古曰提擲也音徒計反

斧壞戶牖

師古曰以斧斫壞之

桃湯赭

鞭鞭灑屋壁

師古曰桃湯灑之赭鞭鞭之也赭赤也

令輕車校尉居其中

又令中軍北壘居高寢

師古曰徙北軍壘之兵士於高廟寢中屯居也

或言黃

帝時建華蓋以登僊莽乃造華蓋九重高八丈一尺金

瑤羽葆

師古曰瑤讀曰爪謂蓋弓頭為爪形

載以祕機四輪車

服虔曰蓋高八丈其

枉皆有屈膝可上下屈伸也師古曰言潛為機關不使外見故曰祕機也

駕六馬力士三百

人黃衣轆車上人擊鼓輓者皆呼登仙莽出令在前百

官竊言此似輜車非僊物也

師古曰輜車載喪車音而

是歲南郡秦

豐衆且萬人平原女子遲昭平能說經博以八投

服虔曰博

奕經以八箭投之

亦聚數千人在河阻中莽召問羣臣禽賊方

畧皆曰此天囚行尸命在漏刻故左將軍公孫祿徵來



與議

師古曰與讀曰豫

祿曰太史令宗宣典星歷候氣變以凶

為吉亂天文誤朝廷太傅平化侯飾虛偽以媮名位賊

夫人之子

師古曰論語稱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孔子曰

賊害也故祿引此而言○宋祁曰侯下當有唐尊二字

國師嘉信公顛倒五經毀

師法令學士疑惑明學男張邯地理侯孫陽造井田使

民棄土業義和魯匡設六筦以窮工商說符侯崔發阿

諛取容令下情不上通宜誅此數子以慰天下又言匈

奴不可攻當與和親臣恐新室憂不在匈奴而在封域

之中也莽怒使虎賁扶祿出然頗采其言左遷魯匡為

五原卒正以百姓怨非故六筮非匡所獨造莽厭衆意

而出之

師古曰厭滿也音一艷反

初四方皆以饑寒窮愁起為盜賊

稍稍羣聚常思歲孰得歸鄉里衆雖萬數亶稱巨人從

事三老祭酒

師古曰亶讀曰但言不為大號

不敢畧有城邑轉掠求食

日闕而已

師古曰闕盡也隨日而盡也闕音空穴反

諸長吏牧守皆自亂鬪

中兵而死

師古曰中傷也

賊非敢欲殺之也而莽終不諭其故

師古曰不曉此意也

是歲大司馬士按章豫州

師古曰有上章相告者就而按治之

為賊所獲賊送付縣士還上書具言狀莽大怒下獄以  
為誣罔因下書責七公曰夫吏者理也宣德明恩以牧  
養民仁之道也抑強督姦捕誅盜賊義之節也

師古曰  
督謂察

也視今則不然盜發不輒得至成羣黨遮畧乘傳宰士

師古

曰傳音士得脫者又妄自言我責數賊何故為是

師古  
曰數

音所賊曰以貧窮故耳賊護出我今俗人議者率多若

具反

此惟貧困饑寒犯法為非大者羣盜小者偷穴不過二

科

師古曰穴謂  
穿牆為盜也

今乃結謀連黨以千百數是逆亂之大

者豈饑寒之謂邪七公其嚴敕卿大夫卒正連率庶尹

謹牧養善民急捕殄盜賊有不同心并力疾惡黜賊而

妄曰饑寒所為輒捕繫請其罪於是羣下愈恐莫敢言

賊情者亦不得擅發兵賊由是遂不制唯翼平連率田

況素果敢發民年十八以上四萬餘人授以庫兵與刻

石為約赤糜聞之不敢入界

師古曰糜眉也以朱塗眉故曰赤眉古字通用況

自劾奏莽讓況

師古曰讓責也

未賜虎符而擅發兵此弄兵也

厥臯之興

師古曰擅發之罪與乏軍興同科也

以況自詭必禽滅賊故且

勿治

師古曰詭責也  
自以為憂責

後況自請出界擊賊所嚮皆破莽

以璽書令況領青徐二州牧事況上言盜賊始發其原

甚微非部吏伍人所能禽也咎在長吏不為意縣欺其

郡郡欺朝廷實百言十實千言百朝廷忽畧不輒督責

遂至延曼連州

師古曰延音弋  
戰反曼與蔓同

乃遣將率多發使者傳

相監趣

師古曰趣  
讀曰促

郡縣力事上官應塞詰對

師古曰力  
勤也塞當

也共酒食具資用以救斷斬

師古曰交懼斬死之刑也  
共讀曰供。宋祁曰交懼

斷死罪之刑也

不給復憂盜賊治官事

師古曰  
給暇也

將率又不能躬

率吏士戰則為賊所破吏氣寢傷徒費百姓

師古曰寢漸也

前

幸蒙赦令賊欲解散或反遮擊恐入山谷轉相告語故

郡縣降賊皆更驚駭恐見詐滅因饑饉易動旬日之間

更十餘萬人此盜賊所以多之故也今雒陽以東米石

二千竊見詔書欲遣太師更始將軍二人爪牙重臣多

從人衆道上空竭少則亡以威視遠方

師古曰視讀曰示

宜急

選牧尹以下明其賞罰收合離鄉小國無城郭者徙其

老弱置大城中積臧穀食并力固守賊來攻城則不能

下所過無食執不得羣聚如此招之必降擊之則滅今  
空復多出將率郡縣苦之反甚於賊宜盡徵還乘傳諸  
使者以休息郡縣委任臣況以二州盜賊必平定之莽  
畏惡況陰為發代遣使者賜況璽書使者至見況因令  
代監其兵況隨使者西到拜為師尉大夫況去齊地遂  
敗三年正月九廟蓋構成納神主莽謁見大駕乘六馬  
以五采毛為龍文衣著角長三尺師古曰以被馬上也華蓋車元  
戎十乘在前因賜治廟者司徒大司空錢各千萬侍中

中常侍以下皆封封都匠仇延為邯淡里附城

師古曰都匠大

匠也邯音胡敢反淡音大敢反豐盛之意

二月霸橋災數千人以水沃救不

滅莽惡之下書曰夫三皇象春五帝象夏三王象秋五

伯象冬皇王德運也伯者繼空續之以成歷數故其道

駁師古曰伯讀曰霸

惟常安御道多以所近為名廼二月癸巳

之夜甲午之辰火燒霸橋從東方西行至甲午夕橋盡

火滅大司空行視考問或云寒民舍居橋下

師古曰舍止宿也

疑以火自燎為此災也

師古曰燎謂炙令燥也

其明旦即乙未立



春之日也予以神明聖祖黃虞遺統受命至于地皇四

年為十五年正以三年終冬絕滅霸駁之橋欲以興成

新室統壹長存之道也又戒此橋空東方之道今東方

歲荒民饑道路不通東岳太師巫科條

師古曰巫急也

開東方

諸倉賑貸窮乏以施仁道其更名霸館為長存館霸橋

為長存橋是月赤眉殺太師義仲景尚關東人相食四

月遣太師王匡更始將軍廉丹東

師古曰東謂東出也

祖都門外

師古曰祖道送匡丹都門外

天大雨霑衣上長老歎曰是謂泣軍莽

曰惟陽九之阨與害氣會究于去年枯旱霜蝗饑饉薦

臻

師古曰薦讀曰荐荐仍也

百姓困乏流離道路於春尤甚予甚悼

之今使東岳太師特進褒新侯開東方諸倉賑貸窮乏太師公所不過道分遣大夫謁者並開諸倉以全元元

太師公因與廉丹大使五威司命位右大司馬更始將

軍平均侯之兗州填撫所掌

師古曰之往也填音竹刃反

及青徐故

不軌盜賊未盡解散後復屯聚者皆清潔之期於安兆

黎矣

師古曰黎庶也

太師更始合將銳士十餘萬人所過放縱

東方為之語曰寧逢赤眉不逢太師太師尚可更始殺

我卒如田況之言莽又多遣大夫謁者分教民煮草木

為酪酪不可食重為煩費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

莽下書曰惟民困

乏雖溥開諸倉以賑贍之猶恐未足其且開天下山澤

之防諸能采取山澤之物而順月令者其恣聽之勿令

出稅至地皇三十年如故是王光上戊之六年也

孟康曰戊

土也莽所作歷名

如今豪吏猾民辜而擢之小民弗蒙非予意

也師古曰辜擢謂獨專其利而令他人犯者得罪辜也

易不云乎損上益下民說

无疆

師古曰益卦彖辭也言損上以益下則人皆歡悅無窮竟

書云言之不從是謂

不艾

師古曰洪範之言艾讀曰乂乂治也

咨虘羣公可不憂哉

師古曰咨者嘆息之

言

是時下江兵盛新市朱鮪平林陳牧等皆復聚衆攻

擊鄉聚莽遣司命大將軍孔仁部豫州納言大將軍嚴

尤秩宗大將軍陳茂擊荊州各從吏士百餘人乘舡從

渭入河

○宋祁曰越本土作七舡當作船

至華陰廼出乘傳到部募士

尤謂茂曰遣將不與兵符必先請而後動是猶紕韓盧

而責之獲也

師古曰紕繫也韓盧古韓國之名犬也黑色曰盧

夏蝗從東方來

蜚蔽天

師古曰蜚古飛字

至長安入未央宮緣殿閣莽發吏民

設購賞捕擊莽以天下穀貴欲厭之

師古曰厭音一葉反

為大倉

置衛交戟名曰政始掖門流民入關者數十萬人廼置

養贍官稟食之

師古曰稟給也食讀曰飮

使者監領與小吏共盜其

稟饑死者十七八先是莽使中黃門王業領長安市買

賤取於民民甚患之業以省費為功賜爵附城莽聞城

中饑饉以問業業曰皆流民也乃市所賣梁飢肉羹持

入視莽

師古曰視讀曰示

曰居民食咸如此莽信之冬無鹽索

盧恢等舉兵反城

師古曰索盧姓也恢名也反城據城以反也一曰反音幡今語賊猶曰幡

城索音先各反

廉丹王匡攻拔之斬首萬餘級莽遣中郎將奉

璽書勞丹匡進爵為公封吏士有功者十餘人赤眉別

校董憲等衆數萬人在梁郡王匡欲進擊之廉丹以為

新拔城罷勞

師古曰罷讀曰疲

當且休士養威匡不聽引兵獨

進丹隨之合戰成昌

師古曰成昌地名也

兵敗匡走丹使吏持其

印敕符節付匡曰小兒可走吾不可遂止戰死校尉汝

雲王隆等二十餘人別闕聞之皆曰廉公已死吾誰為

生馳犇賊皆戰死

師古曰犇古奔字也

莽傷之下書曰惟公多擁

選士精兵衆郡駿馬倉穀帑藏皆得自調

師古曰謂發取也音徒釣

反

忽於詔策離其威節騎馬呵譟

師古曰忽謂怠忘也譟羣呼也音先到反

為狂刃所害烏呼哀哉賜諡曰果公國將哀章謂莽曰

皇祖考黃帝之時中黃直為將破殺蚩尤今臣居中黃

直之位願平山東莽遣章馳東與太師匡并力又遣大

將軍陽浚守敖倉司徒王尋將十餘萬屯雒陽填南宮

師古曰填音竹刃反

大司馬董忠養士習射中軍北壘大司空王

邑兼三公之職司徒尋初發長安宿霸昌廐

師古曰霸昌觀之廐

也三輔黃圖曰在城外也

亡其黃鉞尋士房揚素狂直廼哭曰此經

所謂喪其齊斧者也

應劭曰齊利也亡其利斧言無以復斷斬也師古曰此易巽卦上九

爻辭自効去莽擊殺揚四方盜賊往往數萬人攻城邑殺

二千石以下太師王匡等戰數不利莽知天下潰畔事

窮計迫廼議遣風俗大夫司國憲等分行天下

師古曰行音下

更除井田奴婢山澤六筦之禁即位以來詔令不便於

民者皆收還之待見未發會世祖與兄齊武王伯升宛



人李通等

師古曰世祖謂光武皇帝

帥春陵子弟數千人招致新市

平林朱鮪陳牧等合攻拔棘陽是時嚴尤陳茂破下江

兵成丹王常等數千人別走入南陽界十一月有星孛

于張東南行五日不見莽數召問太史令宗宣諸術數

家皆繆對言天文安善羣賊且滅莽差以自安四年正

月漢兵得下江王常等以為助兵擊前隊大夫甄阜屬

正梁丘賜皆斬之殺其衆數萬人初京師聞青徐賊衆

數十萬人訖無文號旌旗表識

師古曰文謂文章號謂大位號也一曰號謂號

令也識讀與幟  
同音式志反

咸怪異之好事者竊言此豈如古三皇

無文書號諡邪

師古曰欲其事成故云然也

莽亦心怪以問羣臣羣

臣莫對唯嚴尤曰此不足怪也自黃帝湯武行師必待

部曲旌旗號令今此無有者直饑寒羣盜犬羊相聚不

知為之耳莽大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羣臣盡服及後漢兵劉伯

升起皆稱將軍攻城畧地既殺甄阜移書稱說莽聞之

憂懼漢兵乘勝遂圍宛城初世祖族兄聖公先在平林

兵中三月辛巳朔平林新市下江兵將王常朱鮪等共

立聖公為帝改年為更始元年拜置百官莽聞之愈恐

欲外視自安

師古曰視讀曰示

廼染其須髮進所徵天下淑女

杜陵史氏女為皇后聘黃金三萬斤車馬奴婢雜帛珍

寶以巨萬計莽親迎於前殿兩階間成同牢之禮于上

西堂備和嬪美御和人三位視公嬪人九視卿美人二

十七視大夫御人八十一視元士凡百二十人皆佩印

韍執弓韠

師古曰禮記月令仲春之月玄鳥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高禘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乃

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韠授以弓矢于高禘之前韠弓封衣也帶之者求男子之祥也故莽依放之馬韠音獨封

皇后父諶為和平侯拜為寧始將軍諶子二人皆侍中

是日大風發屋折木羣臣上壽曰廼庚子雨水灑道辛

丑清靚無塵

師古曰靚即靜字也

其夕穀風迅疾從東北來

師古曰穀

風即谷風

辛丑巽之宮日也巽為風為順后諠明母道得溫

和慈惠之化也易曰受茲介福于其王母

師古曰晉卦六二爻也介

大也王母君母

禮曰承天之慶萬福無疆

師古曰禮之祝詞

諸欲依廢

漢火劉皆沃灌雪除殄滅無餘雜矣百穀豐茂庶草蕃

殖

師古曰蕃滋也殖生也

元元驩喜兆民賴福天下幸甚莽日與

方士涿郡昭君等於後宮考驗方術縱淫樂焉大赦天下然猶曰故漢氏春陵侯羣子劉伯升與其族人婚姻黨與妄流言惑衆悖畔天命乃手害更始將軍廉丹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丘賜及北狄胡虜逆與洎南僊虜若豆孟遷不用此書

師古曰與匈奴單于名也洎及也若豆孟遷蠻楚之名也言伯升已

下孟遷以上不在赦令之限也

有能捕得此人者皆封為上公食邑萬

戶賜寶貨五千萬又詔太師王匡國將哀章司命孔仁兖州牧壽良卒正王閔揚州牧李聖亟進所部州郡兵

師古曰  
亟急也

凡三十萬衆迫措青徐盜賊

師古曰措讀與竿  
同音莊客反下亦

放此納言將軍嚴尤秩宗將軍陳茂車騎將軍王巡

○宋  
祁曰

車騎監本作車馬劉奉世曰車馬將軍非官名字之誤  
也尤茂前云大將軍此云將軍未知孰誤然其它多如

此者左隊大夫王吳亟進所部州郡兵凡十萬衆迫措前

隊醜虜明告以生活丹青之信

師古曰生活謂來降者  
不殺之也丹青之信言

明著也復迷惑不解散皆并力合擊殄滅之矣大司空隆

新公宗室戚屬前以虎牙將軍東指則反虜破壞西擊

則逆賊靡碎

師古曰靡散  
也音武皮反

此廼新室威寶之臣也如黠

賊不解散將遣大司空將百萬之師征伐剝絕之矣

師古

曰剝截也  
音子小反

遣七公幹士隗囂等七十二人分下赦令曉

諭云囂等既出因逃亡矣四月世祖與王常等別攻潁

川下昆陽郾定陵

師古曰三縣之名也  
郾音一扇反

莽聞之愈恐遣大

司空王邑馳傳之雒陽

師古曰傳音張戀反

與司徒王尋發衆郡

兵百萬號曰虎牙五威兵平定山東得潁封爵政決於

邑除用徵諸明兵法六十三家術者各持圖書受器械

備軍吏傾府庫以遣邑多齎珍寶猛獸欲視饒富用怖

山東

師古曰視  
讀曰示

邑至雒陽州郡各選精兵牧守自將定

會者四十二萬人餘在道不絕車甲士馬之盛自古出

師未嘗有也六月邑與司徒尋發雒陽欲至宛道出潁

川過昆陽昆陽時已降漢漢兵守之嚴尤陳茂與二公

會二公縱兵圍昆陽嚴尤曰稱尊號者在宛下宜亟進

師古曰  
亟急也

彼破諸城自定矣邑曰百萬之師所過當滅今

屠此城喋血而進

師古曰  
喋音牒

前歌後舞顧不快邪遂圍城

數十重城中請降不許嚴尤又曰歸師勿遏圍城為之



闕師古曰此兵法之言也過遮也闕不合也可如兵法使得逸出以怖宛下

邑又不聽會世祖悉發鄧定陵兵數千人來救昆陽尋

邑易之師古曰輕易之也易音亦致反自將萬餘人行陳師古曰巡行軍陳也行音

下更反敕諸營皆按部毋得動獨迎與漢兵戰不利大軍

不敢擅相救漢兵乘勝殺尋昆陽中兵出竝戰邑走軍

亂大風蜚瓦師古曰蜚古飛字雨如注水大衆崩壞號譟師古曰譟

音火故反虎豹股栗師古曰言戰懼甚士卒犇走各還歸其郡邑獨

與所將長安勇敢數千人還雒陽關中聞之震恐盜賊

竝起又聞漢兵言莽鴆殺孝平帝莽廼會公卿以下於

王路堂開所為平帝請命金縢之策泣以視羣臣

師古曰視

讀曰示命明學男張邯稱說其德及符命事因曰易言伏

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師古曰同人卦九三爻辭也莽平草也言伏兵戎於

草莽之中升高陵而望不敢前進至于三歲不能起也

莽皇帝之名升謂劉伯升

高陵謂高陵侯子翟義也言劉升翟義為伏戎之兵於

新皇帝世猶殄滅不興也羣臣皆稱萬歲又令東方檻車傳送數人言劉伯升等皆行大戮民知其詐也先是

衛將軍王涉素養道士西門君惠君惠好天文識記為

涉言星孛掃宮室劉氏當復興國師公姓名是也涉信

其言以語大司馬董忠數俱至國師殿中廬道語星宿

師古曰廬者宿止之處道謂說之也

國師不應後涉特往對歆涕泣言誠

欲與公共安宗族

師古曰誠實也○宋祁曰族字或作姓

柰何不信涉也

歆因為言天文人事東方必成涉曰新都哀侯小被病

功顯君素耆酒

師古曰耆讀曰嗜

疑帝本非我家子也

如淳曰言莽母

洛薄嗜酒淫逸得莽耳非王氏子也設此詐欲以自別不受誅

董公主中軍精兵涉領

宮衛伊休侯主殿中如同心合謀共劫持帝東降南陽  
天子可以全宗族不者俱夷滅矣伊休侯者歆長子也  
為侍中五官中郎將莽素愛之歆怨莽殺其三子又畏  
大禍至遂與涉忠謀欲發歆曰當待太白星出廼可忠  
以司中大贅起武侯孫伋亦主兵復與伋謀伋歸家顏  
色變不能食妻怪問之語其狀妻以告弟雲陽陳邯邯  
欲告之七月伋與邯俱告莽遣使者分召忠等時忠方  
講兵都肄

師古曰肄習也大習  
兵也肄音亦二反

護軍王咸謂忠謀久不

發恐漏泄不如遂斬使者勒兵入忠不聽遂與歆涉會

省戶下莽令薳憚責問皆服中黃門各拔刃將忠等送

盧忠拔劍欲自刎侍中王望傳言大司馬反黃門持劍

共格殺之省中相驚傳勒兵至郎署皆拔刃張弓更始

將軍史譔行諸署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劉奉世曰或言更始或言寧始未知孰誤告

郎吏曰大司馬有狂病發已誅皆令弛兵師古曰弛放也莽欲

以厭凶師古曰厭當也音一葉反使虎賁以斬馬劍挫忠師古曰挫讀曰剉音

反千卧盛以竹器傳曰反虜出下書赦大司馬官屬吏士

為忠所註誤謀反未發覺者收忠宗族以醇醢毒藥尺

白刃叢棘并一坎而埋之劉歆王涉皆自殺莽以二人

骨肉舊臣惡其內潰

師古曰王涉骨肉也劉歆舊臣

故隱其誅伊休侯

疊又以素謹歆訖不告

師古曰訖猶竟也歆竟不以所謀告之

但免侍中

中郎將更為中散大夫後日殿中鉤盾土山僊人掌旁

有白頭公青衣

鄭氏曰僊人掌承承露盤也

郎吏見者私謂之國師

公衍功侯喜素善卦莽使筮之曰憂兵火莽曰小兒安

得此左道是廼予之皇祖叔父子僞欲來迎我也莽軍

師外破大臣內畔左右亡所信不能復遠念郡國欲誨

邑與計議

師古曰誨古呼字

崔發曰邑素小心今失大衆而徵

恐其執節引決宜有以大慰其意於是莽遣發馳傳諭

邑

師古曰謂諭告之傳音張戀反

我年老無適子

師古曰適讀曰嫡

欲傳邑以

天下敕亡得謝見勿復道邑到以為大司馬大長秋張

邯為大司徒崔發為大司空司中壽容苗訢為國師同

說侯林為衛將軍莽憂懣不能食

師古曰懣音滿又音悶

亶飲酒

啗鰕魚

師古曰亶音但下亦類此鰕海魚也音電

讀軍書倦因馮几寐不復

就枕矣

師古曰馮讀曰憑。宋祁曰枕字當作次。

性好時日小數及事迫急

亶為厭勝遣使壞渭陵延陵園門罽毼曰毋使民復思

也又以墨洿色其周垣

師古曰洿染之變其舊色也洿音一故反

號將至曰

歲宿申水為助將軍右庚刻木校尉前丙耀金都尉又

曰執大斧伐枯木流大水滅發火如此屬不可勝記秋

太白星流入太微燭地如月光成紀隗崔兄弟共劫大

尹李育

師古曰成紀隴西之縣

以兄子隗囂為大將軍攻殺雍州

牧陳慶安定卒正王旬并其眾移書郡縣數莽罪惡萬



於桀紂是月析人鄧曄于匡起兵南鄉百餘人

師古曰析南陽

之縣南鄉析縣之鄉名析音先歷反

時析宰將兵數千屯鄢亭備武關

師古

曰鄢音口堯反

曄匡謂宰曰劉帝已立君何不知命也宰請降

盡得其衆曄自稱輔漢左將軍匡右將軍拔析丹水攻

武關都尉朱萌降進攻右隊大夫宋綱殺之西拔湖

師古

曰湖弘農之縣也本屬京兆

莽愈憂不知所出崔發言周禮及春秋

左氏國有大災則哭以獸之

師古曰周禮春官之屬女巫氏之職曰凡邦之大災

歌哭而請哭者所以告哀也春秋左氏傳宣十二年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太宮且巷

出車吉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故  
發引之以為言也厭音一葉反

故易稱先號咷而後

笑

師古曰同人九五爻辭號咷哭也咷音逃

宜呼嗟告天以求救莽自知敗

迺率羣臣至南郊陳其符命本末仰天曰皇天既命授

臣莽何不殄滅衆賊即令臣莽非是願下雷霆誅臣莽

因搏心大哭氣盡伏而叩頭又作告天策自陳功勞千

餘言諸生小民會旦夕哭為設殮粥

師古曰殮古食字音千安反

甚

悲哀及能誦策文者除以為郎至五千餘人薨惲將領

之莽拜將軍九人皆以虎為號號曰九虎將北軍精兵

數萬人東內其妻子宮中以為質時省中黃金萬斤者

為一匱尚有六十匱黃門鉤盾藏府中尚方處處各有

數匱長樂御府中御府及都內平準帑藏錢帛珠玉財

物甚衆

師古曰御府有令丞少府之屬官也掌珍物中御府者皇后之府藏也平準令丞屬大司農亦

珍貨所在也

莽愈愛之賜九虎士人四千錢衆重怨無鬪意

九虎至華陰回谿距隘北從河南至山于匡持數千弩

乘堆挑戰鄧曄將二萬餘人從閼鄉南出棗街作姑

師古

曰閼讀與聞同作姑邪道所由也韋昭曰閼音旻

破其一部北出九虎後擊之

六虎敗走史熊王況詣闕歸死莽使使責死者安在皆

自殺其四虎亡

師古曰六人敗走二人詣闕自殺四人亡

三虎郭欽陳翬成

重收散卒保京師倉

師古曰九人之中六人敗走三人保倉也京師倉在華陰灌北渭口

也音暉鄧曄開武關迎漢丞相司直李松將二千餘人至

湖與曄等共攻京師倉未下曄以弘農掾王憲為校尉

將數百人北度渭入左馮翊界降城畧地李松遣偏將

軍韓臣等徑西至新豐與莽波水將軍戰波水走韓臣

等追奔遂至長門宮王憲北至頻陽所過迎降

師古曰所至之

處人皆來迎而降附也

大姓櫟陽申碭下邳王大皆率衆隨憲屬

縣釐嚴春

師古曰屬縣三輔諸縣也釐屬右扶風釐讀與邠同其人姓嚴名春

茂陵董喜

藍田王孟槐里汝臣蓋屋王扶陽陵嚴本杜陵屠門少

之屬

師古曰姓屠門名少

衆皆數千人假號稱漢將時李松鄧曄

以為京師小小倉尚未可下何況長安城當須更始帝

大兵到即引軍至華陰治攻具而長安旁兵四會城下

聞天水隗氏兵方到皆爭欲先入城貪立大功鹵掠之

利莽遣使者分赦城中諸獄囚徒皆授兵殺穢飲其血

與誓曰有不為新室者社鬼記之更始將軍史譙將度

渭橋皆散走譙空還衆兵發掘莽妻子父祖冢燒其棺

槨及九廟明堂辟雍火照城中或謂莽曰城門卒東方

人不可信莽更發越騎士為衛門置六百人各一校尉

十月戊申朔兵從宣平城門入民間所謂都門也

師古曰長

安城東出北頭第一門

張邯行城門逢兵見殺

師古曰行音下更反

王邑王

林王巡薨惲等分將兵距擊北闕下漢兵貪莽封力戰

者七百餘人

師古曰獲莽當得封故貪之而力戰

會日暮官府邸第盡燔

亡二日己酉城中少年朱弟張魚等恐見鹵掠趨謹並

和師古曰衆羣行謹而自相和也和音乎臥反

燒作室門斧敬法闥

師古曰敬法殿

名也闥小門也謂斧斫之也

諱曰反虜王莽何不出降

師古曰諱音火故反其下

亦火及掖庭承明黃皇室主所居也莽避火宣室前殿

火輒隨之宮人婦女譟譟曰當奈何時莽紺衲服

師古曰譟

古啼字也紺深青而揚赤色也衲純也純為紺服也衲音均又式旬反

帶璽韞持虞帝七

首天文郎按棧於前

師古曰棧所以占時日天文郎今之用棧者也音式

日時加

某莽旋席隨斗柄而坐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

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故莽引之以為言也莽時不食少氣困

矣三日庚戌晨旦明羣臣扶掖莽自前殿南下椒除

服虔

曰邪行閣道下者也師古曰除殿陛之道也椒取芬香之名也

西出白虎門和新公王

揖奉車待門外莽就車之漸臺欲阻池水猶抱持符命

威斗公卿大夫侍中黃門郎從官尚千餘人隨之王邑

晝夜戰罷極

師古曰罷讀曰疲

士死傷畧盡馳入宮間關至漸

臺

師古曰間關猶言崎嶇展轉也

見其子侍中睦解衣冠欲逃邑叱之

令還父子共守莽軍人入殿中諄曰反虜王莽安在有



美人出房曰在漸臺衆兵追之圍數百重臺上亦弓弩

與相射稍稍落去矢盡無以復射短兵接王邑父子薨

惲王巡戰死莽入室下晡時衆兵上臺王揖趙博苗詵

唐尊王盛中常侍王參等皆死臺上商人杜吳殺莽取

其綬校尉東海公賓就故大行治禮

師古曰公賓姓也就名也以先經治

禮故識天子綬也

見吳問綬主所在曰室中西北隅間

師古曰隅隅也

音子侯反又音鄒

就識斬莽首軍人分裂莽身支節肌骨鬻分

爭相殺者數十人

師古曰三輔舊事云鬻切千段

公賓就持莽首詣王

憲憲自稱漢大將軍城中兵數十萬皆屬焉舍東宮

師古

曰舍止宿也

妻莽後宮乘其車服六日癸丑李松鄧曄入長

安將軍趙萌申屠建亦至以王憲得璽綬不輒上多挾

宮女建天子鼓旗收斬之傳莽首詣更始縣宛市百姓

共提擊之

師古曰提擲也音徒計反

或切食其舌莽揚州牧李聖司

命孔仁兵敗山東聖格死仁將其衆降已而歎曰吾聞

食人食者死其事拔劍自刺死及曹部監杜普陳定大

尹沈意九江連率賈萌皆守郡不降為漢兵所誅賞都

大尹王欽及郭欽守京師倉聞莽死乃降更始義之皆

封為侯太師王匡國將哀章降雒陽傳詣宛斬之嚴尤

陳茂敗昆陽下走至沛郡譙自稱漢將召會吏民尤為

稱說王莽篡位天時所亡聖漢復興狀茂伏而涕泣聞

故漢鍾武侯劉聖聚眾汝南稱尊號尤茂降之以尤為

大司馬茂為丞相十餘日敗尤茂并死郡縣皆舉城降

天下悉歸漢初申屠建嘗事崔發為詩師古曰就建至

發降之後復稱說師古曰妄言建令丞相劉賜斬發以

符命不順漢

御史譔王延王林王吳趙閔亦降復見殺初諸假號兵  
人人望封侯申屠建既斬王憲又揚言三輔黠共殺其  
主吏民惶恐屬縣屯聚建等不能下馳白更始二年二  
月更始到長安下詔大赦非王莽子他皆除其罪故王  
氏宗族得全三輔悉平更始都長安居長樂宮府臧完  
具獨未央宮燒攻莽三日死則案堵復故更始至歲餘  
政教不行明年夏赤眉樊崇等衆數十萬人入關立劉  
盆子稱尊號攻更始更始降之赤眉遂燒長安宮室市

里害更始民饑餓相食死者數十萬長安為虛

師古曰  
虛讀曰

墟城中無人行宗廟園陵皆發掘惟霸陵杜陵完六月

世祖即位然後宗廟社稷復立天下艾安

師古曰艾讀  
曰又。劉攽

曰王莽三十八為大司馬五十一居攝五十四即真六  
十八誅死居攝三年號初始元年始建國五天鳳六地

皇  
四

贊曰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宗族稱孝師  
友歸仁及其居位輔政成哀之際勤勞國家直道而行  
動見稱述豈所謂在家必聞在國必聞色取仁而行違

者邪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對子張之言也不仁之人假仁者之色而所行則違之朋黨比周故能在家在

國皆有名譽故贊引之

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歷世

之權遭漢中微國統三絕而太后壽考為之宗主故得

肆其姦慝以成篡盜之禍

師古曰肆放也極也

推是言之亦天時

非人力之致矣及其竊位南面處非所據顛覆之執險

於桀紂而莽晏然自以黃虞復出也迺始恣睢奮其威

詐

師古曰睢音呼季反

滔天虐民窮凶極惡

師古曰滔漫也

毒流諸夏亂

延蠻貉猶未足逞其欲焉是以四海之內囂然喪其樂

生之心

師古曰囂然衆口愁貌也

中外憤怨遠近俱發城池不守支

體分裂遂令天下城邑為虛

師古曰虛讀曰墟

丘壠發掘害徧

生民辜及朽骨自書傳所載亂臣賊子無道之人考其

禍敗未有如莽之甚者也昔秦燔詩書以立私議莽誦

六藝以文姦言

師古曰以六經之事文飾姦言

同歸殊塗俱用滅亡皆

亢龍絕氣非命之運

服虔曰易曰亢龍有悔謂無德而居高位也蘇林曰非命非天命之

命紫色蠅聲餘分閏位

應劭曰紫間色蠅邪音也服虔曰言莽不得正王之命如歲月

之餘分為閏也師古曰蠅者樂之淫聲非正曲也近之學者便謂蠅之鳴已失其義又欲改此贊蠅聲為蠅聲

引詩匪雞則鳴蒼蠅之聲尤穿鑿矣

聖王之驅除云爾

蘇林曰聖王光武也為光武驅除也

師古曰言驅逐蠲除以待聖人也

前漢書卷九十九下



前漢書卷九十九下考證

王莽傳下臨淮瓜田儀等為盜賊依阻會稽長州。胡三省曰今蘇州長洲縣即長州地。

遂攻海曲縣殺其宰。李賢曰海曲故城在密州莒縣

東

臣召南

按通鑑即書新市王匡王鳳南陽馬武潁

川王常成丹等南郡張霸江夏羊牧等起兵於呂母之後

是歲赤眉力子都樊崇。劉攽曰力當作刁。

臣召南

按通鑑作刁子都然本文及後書並作力姓譜曰力姓黃帝臣力牧之後似力字不誤

翼平連率田況。○胡三省曰據地理志北海壽光縣莽曰翼平又夙夜連率韓博夙夜東萊郡不夜縣莽改名也

乃身短衣小襖乘牝馬柴車。○胡三省曰漢之盛乘牝牝者禁不得聚會鄉閭阡陌皆然朝市之間從可知矣唐尊為上公而乘牝馬亦以矯世也

因下書責七公曰。七公四輔三公也。

燒作室門。程大昌曰。未央宮西北織室暴室之類。黃圖謂為尚方工作之所者也。

持虞帝七首。胡三省曰。虞帝安得有七首。蓋莽自為之以愚人也。

聞故漢鍾武侯劉聖聚衆汝南。通鑑考異曰。劉聖後書劉元傳作聖。

前漢書卷九十九下考證

謹案第七頁前七行解在陳湯傳刊本湯訛陽今  
改

第三十五頁前八行鮪海魚也音電刊本電訛電  
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朱攸

謄錄監生臣許思光